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目錄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故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鶂盡其辭正隱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鶂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爲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

也摭舊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亾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荅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啟蘧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

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傳之得真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賵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賵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之傳釋之曰爲夷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皆是曲爲彌縫以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制則曰以

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閒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安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殫纘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厤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汸用功尤深又遍而詳之於是

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説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説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説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奥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　淸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

載其自序譏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又譏公羊與穀梁書積爲之鎮江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竊以

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庬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儀考諱宗棠縣諸生先母氏奚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閒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檮昧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顓助教之要義兼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

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綴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旣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袪其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益末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詹體仁語眞德秀居官莅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稾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

書首爲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檃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貶於求而具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

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即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文烝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詳略之間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汸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楊倞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文烝案刪詩史記文刪詩書讖緯文自高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

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議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為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為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益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為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汸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公羊本作詞字依說文當作詈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此又言春秋以辭爲重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詈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即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其義也此楊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比事之義文烝案春秋譏而不辯者邵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也於文不辯於理則辨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辨而非其事與文之謂也泥於其事溺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即其辭而明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

强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即見周公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何未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明之故易象魯春秋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維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

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弒相變則謂雖相弒明堂位本作弒字古書凡弒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弒君殺大夫雖相變而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葉西謂夫子所本之史卽韓宣子所見者杜預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脩史於是以韓子所見爲周之舊典禮經於夫子之所本者則以爲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卽此一語見杜氏受病之處於是有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當三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祇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君曰列等比也徐邈音例程子曰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

經字萬六千五百五十有奇公羊多百五十有奇

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並與程子語相發明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依舊讀爲縱春秋之書事事有其矩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胡承諾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一萬八千字義指宏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孅至悉王充論衡云孔子意察春秋義纖猶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舊譌作剬章條纖曲執而後顯而凌廷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春秋之難讀正如此）此之謂作（孟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選注引史記）改一字（公羊疏引）此之謂（春秋說）此之謂其義竊取此之謂見素王之文（漢書董仲舒傳）明素王之道（說苑）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引賈逵序）此之謂微（荀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此之謂議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速（荀子郎杜預云辭約義微趙匡云辭簡義隱是也）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繁露）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書班彪傳引傳曰）此之謂立義創意𦖁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氐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四字包括萬理）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

公愈爲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沖之書益出新意（程伯子亦重陸書）皆未有言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者唯朱子言之學者惑焉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則無書法則一良史優爲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陸龜蒙復友生書云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凡例本周公用杜預說）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陸氏此論實不可易矣程子謂春秋大義易見其微辭隱義爲難知愚以爲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

大義乖二語必有所本春秋微言也大義在其中而弟子口受之今其遺文卽穀梁傳也微言者議而不辯之謂作傳辯之而大義出矣伊川語大概近是朱文公於此經固自云未學又云終不能自信於心又云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貫通爲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則亦未嘗以直書之說爲定且自高第黃幹已不謂然矣今正無容苟同焉耳黃氏云其閒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聖人不空作其作經以爲典法也故如衞齊惡君臣同名之屬無關筆削者亦論其義以詔後世家鉉翁謂之因事垂法是矣學者當存此意求之庶幾可以弗畔

春秋以義脩辭不以記事爲重徐邈於重耳卒下論之曰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又曰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

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槩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孔門七十餘賢之多而典謨論語事迹人名闕疏寥落古人爲書意別有在也況聖者之制作乎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羣疑爲諸儒所不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稱注中或采其語或師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典須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荅書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其又奚辭既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眞讀書之法歟朱子

曰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愚自己酉歲來最喜黃澤之學黃氏之言尤切中樞要者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黃氏所獨得者史法經法之說也趙汸繼黃而加詳其大致亦自足取但因求詳之故遂欲舉史法經法截然分之則非也夫史法既變爲經法則其所避用史法者亦皆經法而非史法史法固不可不知而亦不可過執也此在穀梁梁亾一傳本有端緒何也梁亾鄭棄其師義主正名而文仍舊史以此推之則不論其文之加損不加損而其義

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爲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卽使盡得之亦將疑於仍舊者之無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於釋例終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此實閎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取征南之意子常可作或予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尚苟簡積漸使然非儉

亦非泰也但純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問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因無以爲損益非損益無以爲因後監於前經承乎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息魯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之亦約以周禮（鄭衆賈逵服虔潁容說）是其所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淮南子）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家及

讖緯說用夏之忠啖助說以三王循環之道說春秋妄矣以上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間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繁說者蓋不同矣尙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爲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甚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間去留加損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繁約字之先後亦既一一精其義而深其文辭矣李光地曰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千變萬化不可思議又至隱至當而在聖人不過歲月閒之事也公羊閔因序及諸緯云九月經立謂獲麟後之九月卽春作秋成之謬說也脩春秋在哀十一年冬自衞反魯後不知何時始其成則在十四年春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而無心者歟夫矩者中也中者權也矩者方之所出有上下前後左右則有中矣中無定故曰權沈善登曰矩則

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綫長短不等皆歸於圓聖人之心渾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即爲矩矣堯曰允執其中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過猶不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謂也中又謂之節權者因其節而節之節性節禮樂皆是大氏聖人之學始於志中於立終於權故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皆由立而權之節次功候也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權道之備而作春秋之年也知禮者可與立知春秋者可與權權者立之極至也春秋者禮之極至也記曰禮時爲大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謂中而權也韓詩外傳作聖之中所謂君子而時中以一事之正變言之如正月言公即位正也隱不言即位變也定以六月即位尤變也而言日又變之正也莊閔僖

不忍言即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即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皆言朝又變之正也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速婦之始正終變也

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眞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衞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類似非而眞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

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眞非也鄉原亂德爲德之賊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

伯夷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亦言君子不由又目之爲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恒之意乎其必距楊墨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爲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也楊墨必距者爲其無君無父也推孟子之意可偏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

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忠不許其仁潔身去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

之又代爲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値則迭重文之大事定之卽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欒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卽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尙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値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擧會櫝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卽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意也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季子之葬子豈謂其無賢君臣哉論中國夷狄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弑皆諱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

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
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爲春秋右史書言爲尚書然而尚
書說事者也春秋說理者也（並本法言）說事故覽文如詭而尋
理即暢也說理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並本文心雕龍）後人
以史視春秋一誤於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
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豗而斷爛朝報之說
起矣韓子荅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
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
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
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

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
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
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
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於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
於元終於麟包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
凡史書莫不有元矣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
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得爲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
公將爲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
是强爲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而致誤矣反覆求之
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論而春秋大義

實以正隱治桓並爲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文而正隱謹始尤爲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明之具隱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即位不言即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春秋記千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矣惟隱接乎東遷之初而可得爲無事之文惟麟爲王道之成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即寓意於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閒千八百事猶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魯論語是說也活潑潑地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遂升記之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眞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韓非子稱八儒曰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卽檀弓毛詩傳之仲梁子也孫氏卽荀卿也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門人卽弟子也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釋文序錄引七錄同淑當依孝經序正義引作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序錄又引糜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糜注之言是

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爲獲麟後百餘年（桓論左傳以爲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而史記秦孝公渠梁之元年距獲麟百有二十一年（是爲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共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罃韓懿侯若山之十八年趙成侯種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八年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馴之十二年）其說相合也王應麟曰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應氏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烝案應南山固無他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爲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爲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子夏傳經

必非安語荀子譏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正見門人謹守師傳之氣象

楊疏曰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卽瑕丘江公案孫卿卽荀卿其沒在秦始皇九年後而燕子噲子之時已有賢名益當秦之惠王矣據韓非子難三篇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荀卿列傳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戰國楚策有孫子自趙謝春申君書不載李圖殺春申君事云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然則荀卿自齊之宣王歷閔王襄王至王建於秦爲惠武昭文莊及始皇也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其言必不誤而史記獲麟後周及諸國之年益有說且衍者後漢馮光陳晃言麻獲麟至漢與百六十二年較史記少百十二年似又失之

惠棟曰荀卿著書言師不越時隱五年傳伐不踰時荀子議兵同言天子以下廟數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荀子禮論同及賻賵襚含之義隱元年傳在大略篇誥誓盟詛交質子之交隱八年傳在大略篇諸侯相見使仁居守隱之

年傳仁者守在大略篇以大上爲天子隱三年傳大上不名在君子篇故皆本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文烝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年傳同穀梁無其義漢劉向治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爲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魯之閒人自爲師家自爲書異說紛挐故雖荀卿亦閒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不能無染於其說矣六藝論公羊春秋顏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讖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或作

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益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懷持其撰次成書則在魯悼公後以有孟敬子蓋知之也說苑孟敬子作孟儀則曾子弟子公明儀是賦禮記坊記有引論語曰孟子題篇已法論語矣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悉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麟所舉大侵蒐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為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又易彖象傳釋經有曰其位漸其吉同人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徧辭也益依孟喜虞翻本志疑也巽有止一字者曰窮也明也並屯咎也夬行也困豐下也井順也渙懲也既濟穀梁文句多與相似易傳十篇蓋弟子錄易家舊語并述所聞於夫子者輯比為之論語班易古於巫醫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

易本是亦字膈下句讀明史記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愚之此說與歐陽脩又不同俟後賢辨之

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劉歆以來因之史記謂之魯君子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風俗通同廣韻云子夏門人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真背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亾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元朗乃為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為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

范甯徐邈之後微學幾絶遺書僅存遂皆申公而屈穀耳且公羊高去子夏固遠而左丘明亦非夫子同時人也左氏載韓魏滅智伯事有趙襄子謚在春秋後已五十餘年作書又當在其後豈得以爲受經而作桓君山謂左氏作傳後百餘年而穀梁子始爲春秋傳亦以左傳之作卽在獲麟時班彪則直以爲定哀之閒皆失之矣穀梁與左氏時代不甚相遠公羊則在其後此無可疑者公羊之學當亦由子夏之弟子展轉相授而去聖彌遠意義不備或多亂說雖與穀梁同源而其歸迥異左氏爲魯太史本不得其傳授而能博采諸國史書詳陳事迹使一經本末具見深爲有功於經但其中與經違異據經臆測者亦正不少

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謂以太史記事之冊爲聖門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爲魯大史作傳及國語今姑用舊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見論語書題左傳似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義例之變則固不必守丘明之傳以爲義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蓋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簡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必勝齊學也公羊作傳多齊言且其解經多有護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

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故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文公召王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爲春秋之書乃夫子廣采諸書約其文而爲之非據魯史記定十四年下辯之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益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孔子弟子公孫龍也公肩子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作公扈子見公羊及說苑世子七十子之弟子世碩也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爲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益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亾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

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文孫案孔子七世孫曰子愼當六國之亾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漢景武閒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也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如以得為登之屬

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為不如廣川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

董生自是醇儒其說經自災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楊雄法言以災異推董學今所不取

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

傳中無此四語益在漢志所稱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而通謂之傳也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錄所引有類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至德之末論魯莊公事而曰故春秋穀梁云云今自梁字以下皆缺不知何語觀陸生兩引穀梁則此傳信爲周代書幷外傳章句之屬有非晚出者矣

穀梁文章有二體有詳而暢者有簡而古者要其辭清以淡義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謹嚴穀梁峻厲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典皆據正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爲相似論語述古語如克復敬恕之類甚多唯傳亦然古書之不可考者多矣如丹書敬義之訓道經危微之言非有大戴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四術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或一經而明衆義或闕義至於

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所謂端緒雖多一綫不亂而凌曙以爲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如舊說楊雄韓子范序語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爲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王念孫謂摹略猶無慮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文孫爲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爲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明春秋爲持世教之書也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異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爲說以人己爲說桓文之霸曰信曰仁曰忌僖文之於雨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爲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卽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災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洚水警余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悟之

史之有論也自左氏始也述人言以評之稱君子以斷之卽一家之書而一時之人心見焉霸之謫正國之夷夏弗

論也論強弱而已侯王之等臣主之分弗論也論曲直而已堯舜為的文武為首周公為翼未之有也徒有怪力亂神之論而已士莫賢於叔肸而惟美其後嗣之卿女莫賢於伯姬而乃謂之女而不婦人心如此何以說聖人正人心之書哉記曰春秋之失亂孟子曰君子反經將去亂而反諸經非穀梁惡乎可

杜牧嘗言天儻不生夫子於中國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至哉斯言春秋之有穀梁傳亦猶是矣夫春秋之為事非董狐南史左史倚相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事也乃欲以據事直書求之或以綱羅浩

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為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哆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己所是非己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歷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

序正義並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穀梁去左氏不遠作傳授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為偽妄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言微傳或言抄撮其篇章卷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故太史公繼左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王曰應物以爲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二字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爲引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語非也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即藝文志

儒家之虞氏春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傳各爲一書也年表下文又言呂氏春秋并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捃摭春秋以著書至於張蒼闕[illegible]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皆附及耳又疑太史公所云爲王不能盡觀春秋虞卿上采春秋者承上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言兼指左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並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弒君事與左傳大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戒之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諸國史記爲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類總爲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晉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戰

國東周策呂倉謂周文君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兼策奉陽君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通稱唯魏策魏王謂趙王言春秋罪虞公內儲說上七術言春秋記霣霜外儲說右上子夏說春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亦鐸虞之類臧庸以張氏爲張蒼自巨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譏此葉夢得語朱子亦云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況其支流餘裔乎

鄒氏夾氏之書藝文志列穀梁傳之後其傳皆十一卷據王吉傳吉能爲鄒氏春秋鄒亦作騶而吉上宣帝疏言春秋所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鄒之大體於公羊為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注曰有錄無書其下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之夾竟不著也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探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鷟辯僞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

子邵子表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三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缺筆慎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懲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殽也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
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
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
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
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
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
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
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
自權臣之門故兩覲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横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謂之王亦其舊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無異即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爲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隱范所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陸迨集傳纂例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此啖助趙匡之說與史記不同沈括云不知啖趙得於何晉王應麟引吳仁傑鹽石新論謂出何休公羊音訓錢儀吉云何氏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非誤也陸又引趙云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陳岳云建篇首隱所以崇讓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

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又或善之顯著者惡之煩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若翬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叔肸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穀梁家皆以爲麟應春秋而至與左氏舊說公羊孔衍本同與諸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成天下之事備故絕筆於斯年公羊曰備矣元命苞云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春秋經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

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二事補注詳之范誤傳不誤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爲賢者比宋襄於文王黃仲炎以爲誤天下後世不淺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啖趙先聲然注中似此者尚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

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盛衰繼之辯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文僃耳非短也其義實覈二傳爲審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孫覺極取此語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晉穆帝升平五年甯父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乃帥門生故吏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我兄弟子姪甯自謂及謂從弟邵三子泰雍凱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案范注無引服者

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時尚未亾何則用顏氏本范注引之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東中興荀崧奏請立公穀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由此數家末學謬之也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范亦多無可觀又其以二傳發亂本書者亦往往有故知解經雜故知何杜不可及於是乃商略名例范別爲略例百餘條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旻天不弔大山其頹汪卒嘗在簡文之世匍匐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謂邵二子泯沒謂雍凱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郡後凡解古書集衆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

子弟者也裴駰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
文孫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焉

序論例元序終

大篇一千八百七十四字
小三千九百廿九字
眉注卅二字